■行与思

雾里元江

□左中美（彝族）

一早天有些阴，在拐上那诺山之前，车窗的前方就有了朦胧的雾气，薄薄的像轻柔的流纱，漫过车子前面的公路和两侧土地上的各种事物：成片成片的芒果园、荔枝园、香蕉园，未到花期的茉莉园，大片鹅黄明媚的黄莺花，以及路旁的各种树木。透过车窗望去，青碧的香蕉林间闪出无数显眼的湖蓝色“星星”，那是给香蕉套上的套袋。这湖蓝色“星星”的密度不小，听说这些香蕉，最大的一串能长到一百多斤，稍小一些的也有六七十斤，按正常一元钱一斤的售价，一片打理得好的香蕉林一年能卖上不少钱。芒果园和荔枝园看过去也都是一片一片的青碧。若是阳光晴好，深冬的元江看上去还像盛夏，一派深青浓绿。

高湿高热的气候，让冬天的元江雾霭蒙蒙，恰如那水墨画中的意境。元江自那蒙蒙的雾霭中源源生出，不断向着眼前流了过来。这条发源于滇西大理巍山县境、哀牢山脉东麓的长河，上源唤作礼社江，依着云南大地西高东低的地势一路东南而流，在滇中楚雄的双柏县境与左岸支流绿汁江汇合后称为元江。当它接纳了李仙江、藤条江、盘龙河、普梅河等数十条大小支流的汇入，穿山过峡奔流至隶属于玉溪市的元江县境时，已然穿越过大半个云南，水流的自然落差近2300米，而它的名字，也在这里成了一个县城的名字。从元江县境往下，这条河流再流经东南面红河州的多个县境，最后从河口县进入越南，称为红河。

我们上山的第一个目的地，是距县城六十余公里的那诺梯田。那诺是一个哈尼族乡，元江人说，元阳梯田甲天下，那诺梯田赛元阳。为了赶上梯田日出，车子早早就从县城出发。穿出城郊大片大片的果园和花地，车子开始一路打弯上山。随着车子越往上开，车窗前的雾气便变得愈加浓厚，直至车里的人看不见路面。人胆战心惊地坐在车里，看车子不断拐着弯往更高处的白雾里爬去。不时，从前面的浓雾里缓缓闪过来两只车灯。窗外，完全包裹住车身的浓白的雾看上去仿佛能拧出水来。

在拐过数不清的弯后，车子终于靠路侧停了下来，到了平日观看那诺梯田的一个观景点。此时漫山大雾，人能看见的，只有路旁的一小片窄长的地，上面散落着上百只蜂箱和一顶养蜂人的帐篷。在众多蜂箱的间隙里，养蜂人开了一小片菜地，上前观看的人说里面种的是苤蓝。传说中令人心驰神往的那诺梯田此时完全地隐入了云雾之下，以一场弥天大雾遮住了自己古老而神秘的面影。

看不见梯田霞光，看不见那诺的哈尼山寨，车子只有按预定行程前往相邻的羊街乡。雾依然浓厚，坐在靠窗的位置上，仅能看见紧挨公路的人家以及路侧窄窄的菜地、水池、鸡舍、柴火垛。菜地里的青菜肥嫩，菜豌豆在搭的架子上恣意生长，碧叶间开着紫色和白色的花。路的上下皆地势陡峻，路下的人家往往将二楼连着路面，而路上的人家大多要从主路引一段斜坡路才能进到院里。

眼前路两侧的房子越来越密，各样建筑渐渐呈现出集镇的模样。果然，车子已缓缓进入了羊街集镇，不久便在一处路旁停了下来。在路的上侧，八尺高的石挡墙之上是羊街乡政府，下侧是一个以棕木作柱、以棕叶覆顶的窄窄的观景长廊。从山坡的陡峻来看，站在此处长廊可俯看山下；远眺对山，而此际云深雾重，人站在长廊里，目力所及不过五米，能看得清的只有廊下紧挨着坡壁的一户人家，二楼的后窗与石砌的坡壁相隔不足三尺。屋子一侧为增加稳固度，墙壁砌成扇形，上面覆满开始败叶的瓜藤，藤叶间躺着无数熟透泛黄的佛手瓜。

乡政府的院子不算宽，楼前只有一排车位。楼后是旧时茶马古道上的驿站羊街古村，想必正是因为当年古驿的通衢和繁华，乡政府才设在了这里。

午饭过后，我们从乡政府旁一条上坡的小巷进入古村。雾依然没有散，湿漉漉地弥漫着，萦绕着。村中果真还保留着不少上百年的古院落，有些是当年的高门大户，有些是先时的马店客栈，旧旧的屋院，还可以看得出当年马店的布局。受地势高差所限，院中主房的檐坎高三尺有余，而与主房相对的面房已是上楼下厩，楼面只比院子高出尺余。马匹从大门外的楼下入厩，院内留一道地窗，人在院里便能得知牲口的动静。严整的院落里，账房、灶房、客房和中堂客厅，旧年的格局依然还在。

羊街村18号和85号是两处挂锁的院落。18号的双合木大门上还贴着门神，两侧贴了一副红底金字的印刷对联，从颜色看应该还是去年的，联上写的是“平安如意福星照，富贵吉祥好运来”，横批“迎春接福”。85号大门外的八字墙上挂着箱皮锈蚀的电表箱，两扇木门上面的门神和边上对联的底色已然晒白了，对联是手写的，内容写的是“冬去芳草碧连天，春来奇花红映地”。下联的最后一个字被撕去了，“地”字是我猜的。看横批“戊戌大吉”，一算时间，竟是五年前了。听说这是一户书香人家，而今后人皆在外面。久未归人的院落，两边木门上方形的锁底和条形的锁扣都生了锈，一把黄铜锁却是新亮的。

想着旧时，古驿大村，亦农亦商，信息和物流的汇聚，让羊街成为一方富庶繁华之地，并由此滋养出当地久远的经商和重学之风，一路绵延了数百年。眼前“苔痕上阶绿，草色入帘青”的老院落、历经漫漫岁月的雕花的门头和门前光滑的石阶，都在无声诉说着门内的旧年往事。

行走于古村古院间，看数百年的古驿往事一页页幽幽翻动，显影出一帧帧渐行渐远的背影。

时间已然过午，而雾还一直弥漫着。我们漫步在倚坡而建的古村里，越往上，雾越浓密，及至高处，见缝而开的葱茏菜地、头上架了桥的池塘、对面种着柿树的人家，一一隐入缈缈大雾之中，如仙如幻。

当一切都被蒙上雾的面纱，唯有一座山峰高出于浓雾之上，那是镇政府身后三公里的阿朴迷楚神山，山顶海拔2358米。在元江哈尼族的传说里，阿朴迷楚神山是当地哈尼人的先祖和首领阿波仰者逝后的化身。神山兀立于身下缓坡之上，从南面看山，孤峰拔地突起，绝壁如削，崖隙间簇生有一沟沟不知名的红色植物。从山峰北面，有石砌的陡峭山道，数百级而登顶。上至顶上，放眼南望，但见百里云海茫茫滔滔，远处数点青峰悠悠浮于云海之上。

从阿朴迷楚神山下来，时间已是下午四点多，雾气比之前淡了许多，天色亦由此开朗了不少。辞别羊街，车子一路往山下行去。一个小时后，已抵元江坝子。车过元江大桥，隔窗往东南而望，近处可见桥下沿江两岸的片片田畴，而在相隔一百五十米外，这向远而去的江河，复又隐入了蒙蒙的雾色之中。

■时光刻度

邻里之间的温情

□艾贝保·热合曼（维吾尔族）

杨家庄子最早是一户杨姓人家的住地，坐北朝南盖了三间高高大大的房子，有廊檐，有立柱，立柱底座是坚硬的青石凿成，有花纹，很气派。就像南方的骑楼一样，宽宽的廊檐挡风遮雨，夏天锅头就支在外面。因为高出地面，我们都叫它“大殿台子”，脚底下铺着红砖，洒上水，砖缝子压茬的痕迹显露出来，看上去很美观。后来东西两边又盖了房子，但与其比起来都显得低矮，这三间房子自然成了上房。由于住户不断增加，渐渐形成了一个院子。人们觉得进出院子麻烦，又在土围墙上挖了个洞，提水呀，乘凉呀，就不用再绕圈子了。当时院子周围全是大榆树，枝繁叶茂，夏天路人走累了，都要在大树底下歇一下，讨口茶水喝。对我们孩子来说，上树掏鸟窝，揪榆钱子，给羊撇树枝子，几乎成了家常便饭。除了树多，地也多，种小麦、玉米、苜蓿和土豆什么的，到了春种秋收之际，地里都是大人小孩和出力的牛马，热闹得很。

杨家庄子院子大，住家户也不少，我们住在上房，东边是李书记大伯一家，两间房子，门前也盖了一间小房子，主要当羊圈和炭房子。夏天割的草平铺在小房子上面，我们经常晚上踩上木梯子，爬到房上去睡觉，实际上是想听李书记的二儿子东拉子讲故事。东拉子上过市师范，算是我们院子里的高才生，不但会讲故事，笛子也吹得很好，尤其在月亮当空的晚上，坐在水渠边，听他吹奏一支清脆悠扬的曲子，让我们心里痒痒的，产生了许多美好的联想。

我们家是维吾尔族，李书记家是回族，住在西边的钱老师家则是汉族。钱老师是江苏人，当年支边到新疆，先在我们队上搞财务，后来当了代课教师，再后来就转正了，等到我们上高中，钱老师已是公社中学的一名老教师了。钱老师为人老实忠厚，待人很热情，而且特别能吃苦。我们院子出去是排洪渠，渠和大路中间有道土壕沟，杂草丛生，无人问津，钱老师不辞辛苦，开荒造田，让土壕沟变成了绿油油的菜地。因为菜地地势高，水上不去，钱老师就挖一条小水沟到排洪渠边上，遇到来水的日子，双脚站在水渠里，弓着腰一盆一盆将水泼在水沟里，地浇完了，人也累得直不起腰。菜长成了，自己吃不完，钱老师就送给左邻右舍。钱老师教我们珠算和地理，我和妻子两个人当时都是他的学生，妻子对打算盘情有独钟，后来还真学成了，到哪个单位都是搞财务。而我则对地理产生了浓厚兴趣，动不动就跑到钱老师家痴迷地翻看两本地图册，一本中国的，一本世界的。地图册里记录的黄河、长江、澜沧江，天山、祁连山、喜马拉雅山，五大洲、四大洋，泰姬陵、巴比伦、狮身人面像等山川河流、名胜古迹让人越看越爱不释手，以至于这两本地图册放在钱老师家的时间少，待在我们家的时候多。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，这两本地图册还真帮了我的大忙。我地理考了个好分数，让我得以到山东曲阜师范学院学习。

院子里还住着一户汉族人家，姓张，甘肃人，由于干得一手好皮货，全队人都叫他“张皮匠”。绞皮绳的时候，张皮匠很专注，徒弟和帮手稍有疏忽，他就操着武威口音瞪着眼睛大声嚷嚷，长长的声调在房间里回荡。我喜欢看张皮匠弄皮子，他两手握着铡刀一样的大刀，把处理好的一张张羊皮像给人剃头一样，一刀一刀上下刮着，看似很用劲，分寸却把握很到位，没有留下一个刀口。

有一年夏天，下了三天三夜的大雨，别人家的房子全部漏雨了，唯独张皮匠家滴水不漏。原来他未雨绸缪，早早就开始在屋顶进行防渗处理。他头戴着草帽子一家一家喊人到他家避雨，一大一小两间房子，挤了个水泄不通。这忙坏了张皮匠的几个女儿，不停地招呼，不停地烧水沏茶，大家就像一家人一样，度过了一个难忘的时刻。所以大家伙儿都说张皮匠脑子灵活，干活实在，有困难了心里还惦记着街坊邻居。

张皮匠家后来搬走了，又住进来一家汉族人，也是甘肃人，姓苟。苟大伯爱干净，春夏秋冬都穿得整整齐齐，看上去都说是城里人。苟大伯走路风风火火，头梳得亮亮的，戴一副眼镜，白衬衣，黑马甲，深颜色裤子，脚蹬一双圆口黑布鞋，说实话，跟电影演员差不多。夏天吃过晚饭，大家都喜欢坐在院子乘凉，这时候苟大伯就把我们期待已久的留声机搬出来了，一个四方浅绿色的方匣子，打开盖，放上唱片，手握着摇把子摇一摇，咿咿呀呀的声音就出来了。孩子们喜欢听相声，听得最多的是《女队长》，马季早年的段子，包袱多，笑料足，让人听了一遍还想听。大人们却等不及了，因为爱唱秦腔的老李哥嗓子早就痒痒了，包括李书记、苟大伯，还有住在我家西南侧的杨叔叔，都是最爱听秦腔的高级“票友”，不听一段老李哥的秦腔段子，晚上觉都睡不安稳。

老李哥是回族，单身一人，很爱吊大家的胃口，说唱之前不来上一根莫合烟，过过瘾，总也提不起精神，于是杨叔叔就赶快喊：“老热哥，快把最好的莫合烟拿出来，我这里有报纸呢！”老热是我的父亲，虽然听不懂秦腔到底唱的啥，却也喜欢这种氛围，于是急忙回屋，把他珍藏的从伊犁带来的莫合烟拿出来，抓一撮均匀撒在杨叔叔伸过来的卷烟报纸上，随后杨叔叔顺势先一卷，再一搓，点上火递到老李哥的手上。老李哥抽过烟，清清嗓子，地当中一站，头一抬，手一伸，扯开喉咙唱上了：“西北风吹得我浑身打战，大雪飘衣裳单行走艰难。”就见老李哥一边唱，一边开始流泪，而放唱片打拍子的苟大伯，眼睛也有点发红了，过后才知道，老李哥唱的是《三世仇》里的唱段。

时光荏苒，如今杨家庄子全部变成了耕地，原先那一院子的老邻居也各有去向，鲜少再次相见。即便再未见到他们，可每每想起过去的事情，仿佛就发生在昨天，顿时一股浓浓的情谊就如潮水一般，立刻在我的胸中涌动。

■民艺撷英

在田间地头放歌的薅草锣鼓

□柯　云（土家族）　湘　斌（白族）

薅草锣鼓历史悠久，在多民族聚居的溇澧地区非常盛行。它是湘鄂川黔人民特有的一种传统文化，千百年来，人们在干一些大型农活如薅苞谷、扯田草、采茶等时，都要请人击鼓敲锣说唱，故叫“薅草锣鼓”。

薅草锣鼓有一套固定程式，其鼓词以五七字句式为基础，但增减随内容的高低潮而定格。击鼓说唱要两个人，即一个击鼓主唱，一个配锣和唱。击鼓者称作鼓师，亦称歌郎。鼓师非一般人担当，首先要具备一定文化素质和口才本领，其次要经过专门训练。过去每个村寨都有一两位鼓师，他们在农民心中是和木匠、铁匠、漆匠等一样受人尊敬的艺人。请人家来打薅草锣鼓时，除了要好酒好饭请坐上席招待以外，主人还得给他们发烟、发红绸，傍晚收工出门时，主人也要给他们发较高的报酬。

1982年，沈从文回凤凰老家，民俗学家宋梧刚闻讯，专来慈利约我陪他去湘西采访沈老，我趁此机会向他请教对薅草锣鼓的看法，沈老兴致勃勃地笑着说，它是属于下里巴人的传统文化，深受民众喜爱。他很喜欢，小时曾多次亲历过。他还当场背诵了清代诗人彭秋潭描写薅草锣鼓的两首竹枝词曰：“换工男女上山坡，处处歌声应鼓锣，但汝鼓声莫轻薄，那山听得这山歌”，“锄头随着歌声起，汗水流到日落西，鼓师口中有魔法，唱得男女不觉累”。

至于薅草锣鼓的作法和鼓词，在湘、鄂、川、黔等地基本上相同，其总体分为歌头、扬歌（即请神）、请土地、主唱（即见人图）、送神（即送西下的日头）等5个部分。

薅草锣鼓

当劳动场面铺开，主人宣布可以开唱时，早已披红的鼓师按事先选好的位置，将鼓重击三下，附之以锣，大声念唱道：“东边一朵祥云起，西边一朵紫云开，祥云起，紫云开，唱歌儿郎下地来。”歌声一起，一个个银锄翻飞，男女老少争先恐后的沸腾劳动场面展开在鼓师眼前。这就是歌头。

到了扬歌环节，鼓师又是一阵锣鼓，接唱：“湛湛青天不可欺，西空界内有神气，地头发起开场鼓，报与天地阴阳知……”总共18句，分3次唱完，其内容是描述自然与人类的密切关系。

土地神乃一地之主，请土地时决不能轻待。鼓锣齐奏，鼓师扯开嗓门唱道：“土地有五位，聪明正直保，车家五兄弟，一一来请到……人们封他管青苗，职责可不小，天旱和水涝，虫灾瘟疫到，靠他用心管理好。日夜多操劳，百姓修寺庙，逢节把香烧，为的向他在祈祷，五谷丰收年年保。”

主唱这段学问极深，鼓师要记住从古到今的各种精彩故事，其中大部分是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《西游记》《红楼梦》等名著中的故事，任凭主人选择。鼓师要以通俗易懂、形象生动的幽默口语将故事叙唱出来，并根据情节需要让声调抑扬顿挫。唱词要句句押韵，依据情节的重要程度，不断变换韵脚，使唱词更加生动，一环紧扣一环。如《讨荆州》的开头一段曰：“话说荆州汉刘备，自从大破曹吉利，稳坐荆州扬军威，欲与汉室安社稷。这天忽闻众将语，东吴孙权败合肥，已收残兵回南徐，遂与孔明同商议……”说到这里，鼓师开始注意每个人的劳动表现，对劳动态度好积极干活的人予以表扬，对消极怠工、偷工减料的人进行批评，如：“我唱鼓词请莫怪，大家用心听开怀，你看乖的挖得快，一锄下去挖三排。丑的还在后面待，我看这样怎下台。”他的话自然激起了个别人的做工动力，顿时省悟迎头追上。这时鼓师再用悠扬的音调唱道：“昨日天上云赶云，今日地上人追人。个个追得汗淋淋，神仙也没这个劲。”当大家劲头全都鼓起来了后，鼓师又按正文说书，继续唱《讨荆州》。

当太阳落山、主人喊收工时，鼓师便开唱尾歌：“五位土地神，送你打转身，来扬福禄去留恩，我替主人谢神明。”唱到这里，忽然击鼓鸣锣，唱道：“先保土地慢点行，今日留你转回程，保佑五谷得丰登，年年自然有人敬。”唱毕，收住鼓槌，向主人道一声“恭喜发财”，一场酣畅淋漓、激人奋进的薅草锣鼓表演才落下帷幕。